

中國  
哲學  
小史

賡  
續

馮友蘭  
著



當代中國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014031856

中國  
哲學  
小史

賡  
續

馮友蘭  
著

B2  
59-2



B2  
59-2



北航

C1720178



當代中國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01403182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哲学小史/冯友兰著.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154-0347-2

I. ①中… II. ①冯… III. ①哲学史—中国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1896号

出 版 人 周五一  
责任编辑 柯琳芳  
特邀编辑 袁又文  
封面题字 林 曦  
责任校对 董 进  
装帧设计 彭 立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mailto:ddzgcbs@sina.com)  
编 辑 部 (010) 66572154 66572264 66572132  
市 场 部 (010) 66572281或66572155/56/57/58/59转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7.875印张 132千字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0.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 (010) 66572159转出版部。

## 编辑者言

在中外出版物中，有一类小书，篇幅短小，语言通俗，轻松可爱，如溪水中的松影，自有一种清简之美。以中国近百年著述为例，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笔力轻点，便勾勒出文史研究的通幽曲径。吴经熊先生的《唐诗四季》，笔意蹁跹，文采斐然，堪称才情横溢的学术佳作。吕思勉先生的《三国史话》，明辨故实，条分缕析，还原一个本真的三国。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概要》不啻为作诗填词的入门捷径……这些“小而可贵的书”，无一例外，都是以大手笔写小文章，虽然没有“大书”那般洋洋洒洒的旁征博引，但见肉见骨的精华，绝对令人受益匪浅。它们不因时间而消逝，历久弥新，书香满口，为一般读者可读、可懂、可藏。

丛书名曰“小书馆”，顾名思义，就是专门荟萃这类小书的一套丛书。其所收小书的标准如下：不限门类，不

限年代，不限国家，只要有文化的积淀，可喜的文字，阅读的趣味，未出版或虽已出版但市面上版本极少，又或者已绝版多年的小书，均为“小书馆”所收之范围。尤其是很多绝版多年的小书，曾为读书人所喜爱，但埋没已久，难觅其踪。“前人之努力，无数心血，唯愿时光不能将其尽数埋没”。拂去这些书上厚厚的时间之尘，这也是“小书馆”最初的缘起。但书海茫茫，收不胜收，“小书馆”不求规模的宏大，不限时间的长短，不拘门类的均衡，只要得中意的小书，达到一定册数，且可编为一辑的，便会推出。

“小书馆”所收之书，虽是小书，却是值得大观的。这套丛书的作者，很多为一派之宗，于他们各自的领域开山立派，影响着当时的思潮与风尚。诸如新理学的创立者冯友兰，中国民俗学之父娄子匡，与王国维、吴梅并称戏曲三大家之一的齐如山，诗书画印皆成一家风骨的白蕉，掌故学大师瞿兑之，数学科普大家刘薰宇，等等。还有一些作者虽然不如大师那样令人瞩目，但其著述同样会给我们耳目一新之感。

这些小书可谓那些时代最具品质的文字，但它不是时髦的，也不是热门的，有的还是冷僻的。在此纷繁之世，出版这样的书，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读书一事，

不合时宜，未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学者、出版家傅璇琮说：“我觉得读冷僻书，犹如吃青皮橄榄，或喝毛尖绿茶，初似生涩，终有一种回味。不像赶时髦，趋热门，热闹一阵子，脑子里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剩下。冷能避俗。”不过“人各有心，不能皆合”，正如你喜青皮橄榄、毛尖绿茶，他却喜口香糖、可乐，或是其他别的东西，喜者自喜，厌者自厌，但这无妨，自然与社会本来就是多样性的。“小书馆”不敢期望众人的青睐，但求为这个时代依然还能沉浸在阅读中的读书人，提供几本可看的书，也就够了。

林语堂先生曾说，读书完全是个人享乐的一件事。这样看来，读书亦如吃饭、打牌、下棋、聊天、看电视等，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但迄今为止，书籍仍是人类最高级的精神活动的文字记录，关乎心智、成长、品位……如此，于闲暇之际，一壶茶，一册书，去寻得书中的乐趣，开始惬意的思想之旅，岂不快哉！

让“小书馆”与您结伴而行。

“小书馆”编辑部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 写在前面

冯友兰先生是近代以来治中国哲学史的泰山北斗般人物，一生著述宏富，建构起了自己的哲学史解释体系。这本《中国哲学小史》是其中很简短的一部书，然而这个简短未必简单，以快刀斩乱麻之势，把中国哲学最简洁地给一般读者以最普及而生动地解说，这本《小史》和另一本名声更显，由英文版转译回来的《中国哲学简史》，都是极佳的读物。

相对于《简史》的高屋建瓴，处处照料周全，这部《小史》的特色便是简洁而深刻。说到这里有一点有趣的掌故，冯先生曾回忆他和金岳霖在抗战南渡途中发愤著述的情景：

“我们两人互相看稿子，也互相影响。他对我的影响在于逻辑分析方面，我对于他的影响在于‘发思古之幽情’方面。……他曾经说，我们两个人互有短长。他的长

处是能把很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我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

这段回忆在钱穆先生的《师友杂忆》中亦有旁证：

“余常闻人言，芝生治西方哲学，一依其清华同事金岳霖所言。其论中国哲学，亦以岳霖意见为主。特以中国古籍为材料写出之，则宜其于心性一面无可置辞也。惟在南岳，金岳霖亦曾听余作有关宋明理学之讲演，而屡来余室。则芝生之出示其《新理学》一稿，乞余批评，或亦出岳霖之意。”

学理上的事暂且不论，金先生的总结很是到位：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这一点其实在《简史》和《小史》的文字里都有鲜明烙印，是花开两朵，各艳一枝。

以如今的眼光来看，后出的《简史》当然比专择重点的《小史》来得全面、翔实；尤为特出的一点，是《简史》本用英文写就，要令域外学人有知晓，自然得注意一个“化”字，是以《简史》尽量做中西哲学、中西哲人的比较；尽可能少的引用原典，而是以己意阐释，以求晓畅生动，这样的情形有点像林语堂先生写《生活的艺术》和《苏东坡传》一般，用西洋的玻璃高脚杯，装窖藏许久的花雕陈酿。

回过头来说，《小史》在这个层面上诚然不如前者，

它更像是写给有一定中国思想史基础的读者，很多不必说出来的背景和空白，就让它留在文本之中，断流之处，依然可听江声浩荡，仿佛三五知己负暄闲话，是相视一笑，莫逆于心的。在此意义上，《小史》也有可堪玩味处。而若把两书对照的读，互为启发，也颇有意思。

不妨先看《小史》的目录：先秦诸子之后，直接说五行八卦；把魏晋到唐的思想史演化直接以《佛教、道教与道学》一章囊括；宋明理学从周敦颐写到王阳明，只于朱子单列一章，以彰显其承前启后之地位。三下五除二，便划分得清晰明了。用冯先生书里的话来说，便是：

“中国历史上诸种学问，其中有西洋所谓哲学之成分者，有先秦诸子之学、魏晋之玄学、隋唐之佛学、宋明之道学及清人之义理之学。”

“魏晋之玄学，即先秦诸子之学中道家之学之继续。隋唐之佛学，虽亦有甚大势力，然终非中国思想之主流。清代之义理之学，乃宋明道学之继续。故此小史所述，仅详于先秦诸子之学及宋明之道学。”

如果说如此的简明，还只是鸟瞰似的概述，那书中具体对诸家学说的解说，便更见此特点。

冯先生尊孔，却不讳言其弊，“孔子对于当时政治之见解为守旧的，但在道德哲学方面，则有甚新的见解，自

成一系统，为后来儒家学说之基础。此方面孔子之主要学说，为其对于仁之见解。《论语》中言仁处甚多。总而言之，仁者，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礼的流露，而即本同情心以推己及人者也。”相较于今人为粉饰太平而把老夫子捧到天上去的做法相去不知几许。他对孔子价值的肯定，有些与众不同，“可知孔子亦注重人之性情之自由。人之性情之真的流露，只须其合礼，即是至好，吾人亦即可顺之而行矣。”

这样的孔子才是一个哲人，而非神灵偶像。这里的意思和同时的周作人在《〈论语〉小记》里的深刻言论相互印证：“我把《论语》白文重读一遍，所得的印象只是平淡无奇四字。这四个字好像是一个盾，有他的两面，一面凸的是切实，一面凹的是空虚。我觉得在《论语》里孔子压根儿只是个哲人，不是全知全能的教主，虽然后世的儒教徒要奉他做祖师，我总以为他不是耶稣而是梭格拉底之流亚。《论语》二十篇所说多是做人处世的道理，不谈鬼神，不谈灵魂，不言性与天道，所以是切实，但是这里有好思想也是属于持身接物的，可以供后人的取法，却不能定作天经地义的教条，更没有什么政治哲学的精义，可以治国平天下，假如从这边去看，那么正是空虚了。平淡无奇，我凭了这个觉得《论语》仍可一读，足供常识完具

的青年之参考，至于以为圣书则可不必，太阳底下本无圣书，非我之单看不起《论语》也。”

再看对庄子思想的解说，也是少少许，未必输入多许多许。“庄子（西历纪元前三六九？——前二八六？）哲学中之道德二观念，与《老子》同。其对于幸福之观念，则以为凡物皆由道，而各得其德，即是凡物各有其自然之性。苟顺其自然之性，则幸福当下即是，不须外求。”把庄子对绝对自由的向往，以幸福观念为例，轻松化解出来，再如他解释《齐物论》一章之宗旨，只寥寥数语：“凡物皆无不好，凡意见皆无不对。”

当然，如果只有一位哲人的点评而没有从中勾勒思想演进的痕迹和风气，也绝不能成为“史”。在《佛教、道教与道学》一章中，几种思想千年以来沉潜起伏互为影响的格局在冯先生笔下还是清晰可辨。论及印度佛教与中国本土思想百脉千川汇流入海的情景，冯先生只用三点来作区别：

一、中国人之讲佛学者，多与佛学所谓空者以一种解释，使外界为“不真空”（用僧肇语）。

二、佛之最高境界，乃永寂不动者。但中国人又最注重人之活动。儒家所说人之最高境界，亦即在活动中。……故中国人之讲佛学者，多以为佛之境界，非永寂

不动。

三、中国之讲佛学者，多以为人人皆有佛性，甚至草木亦有佛性。

岂不是有令读者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豁然开解。

其实说到底，读冯先生的书对一般读者而言，最有价值的所在是欣赏他文章之美，上文所说的简洁、明晰都是此中特质。读竟此书后，有兴趣者再去找冯先生《论风流》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两篇名文，当更能有所体悟。

脉望馆

## 目 录

一 孔 子.....	2
二 墨 子.....	10
三 孟 子.....	15
四 老 子.....	24
五 惠施、公孙龙、《墨经》.....	30
六 庄 子.....	39
七 荀 子.....	46
八 五行、八卦.....	53
九 佛教、道教与道学.....	63
十 周濂溪、邵康节.....	70
十一 张横渠及二程.....	76
十二 朱 子.....	82
十三 陆象山、王阳明.....	92

附 录 .....	101
宗 璞：我的父亲冯友兰 .....	陈 洁 102
冯友兰在哲学上的地位 .....	钟肇鹏 117
中国哲学的特质 .....	冯友兰 154
在中国传统社会基础的哲学 .....	冯友兰 174
对中国哲学的两个总结 .....	冯友兰 196
人生成功之因素 .....	冯友兰 220
我的读书经验 .....	冯友兰 229

“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是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中国历史上诸种学问，其中有西洋所谓哲学之成分者，有先秦诸子之学、魏晋之玄学、隋唐之佛学、宋明之道学及清人之义理之学。

希腊哲学家往往分哲学为三大部：（一）物理；（二）伦理；（三）论理。其所谓物理、伦理、论理，其范围较现在此三名所指为广。以现在术语言之，哲学包涵三大部：即（一）形上学；（二）人生哲学；（三）方法论。《论语》谓“其言性与天道”。诸子之学等学问中，其言天道之部分，即约略相等于西洋哲学中之形上学；其言性命之部分，即约略相等于西洋哲学中之人生哲学。但西洋哲学中方法论之部分，在先秦诸子之学中，尚有与约略相当者；此后讲此方面者，在中国可谓绝无仅有。此后所谓道学及义理之学，固亦有其方法论，即所讲为学之方是也，不过其所讲之方法乃修养之方法，非求知之方法耳。

魏晋之玄学，即先秦诸子之学中道家之学之继续。隋唐之佛学，虽亦有甚大势力，然终非中国思想之主流。清代之义理之学，乃宋明道学之继续。故此小史所述，仅详于先秦诸子之学及宋明之道学。

## 一 孔子

中国之文化，至周而具规模。但至春秋之时，原来之周制，在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皆有根本的改变。此种大改变发动于春秋，而完成于汉之中叶，此数百年为中国社会进化之一大过渡时期。此时期中，人所遇环境之新，所受解放之大，除吾人现在所遇所受者外，在中国已往历史中，殆无可以比之者。即在世界已往历史中，除近代人所遇所受者外，亦殆无可以比之者。故中国之上古时期，诚历史中之一重要时期也。

在一社会之旧制度日即崩坏之过程中，自然有倾向于守旧之人，目睹“世风不古，人心日下”，遂起而为旧制度之拥护者，孔子（西历纪元前五五一—前四七九）即此等人也。不过在旧制度未摇动之时，只其为旧之一点，便足以起人尊敬之心。若其既已动摇，则拥护之者，欲得时君世主及一般人之信从，则必说出其所以拥护之之理由，与旧制度以理论上的根据。此种工作，孔子已发其端，后来儒家者流继之。儒家之贡献，即在于此。

然因大势之所趋，当时旧制度之日即崩坏，不因儒

家之拥护而终止。继孔子而起之士，有批评或反对旧制度者，有欲修正旧制度者，有欲另立新制度以替代旧制度者，有反对一切制度者。此皆过渡时代旧制度失其权威，新制度尚未确定，人皆徘徊歧路之时，应有之事也。儒家既以理论拥护旧制度，故其余方面与儒家意见不合者，欲使时君世主及一般人信从其主张，亦须说出其所以有其主张之理由，与之以理论上的根据。荀子所谓十二子之言，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也。人既有注重理论之习惯，于是所谓名家“坚白同异”等辩论之只有纯理论的兴趣者，亦继之而起。盖理论化之发端，亦即哲学化之开始也。孔子即此运动之开始者，故后人以之为“至圣先师”，虽不必对而亦非无由也。

孔子为当时旧制度之拥护者，故其对于当时政治之主张，以为苟欲“拨乱世而反之正”，则莫如使天子仍为天子，诸侯仍为诸侯，大夫仍为大夫，陪臣仍为陪臣，庶人仍为庶人。使实皆如其名，此即所谓正名主义也。孔子认此为极重要，故《论语》云：“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颜渊》）